金鋼鑽

農髯題

上海北四川路郵務總局二二一二號信箱　通信處

第四百十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一分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　全年一元　半年一元　零售每月二角　外埠加倍　國外加一倍　均作大洋計算　郵費在內　其餘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英寸寬爲一格　每期每格洋十元　（內中縫）分三格　每期每格洋六元　（封面）分十五格　每期每格洋五元　（外中縫）分三格　每期每格洋四元

華劇影片公司最新出品
滑稽武俠巨片

山東響馬

（即俠客單雨雲）

今日在新中央開映　且以梁佐三女士之歌曲

主演　阮聖鐸　閔德張　梁賽珍　吳素馨　張惠民　周空空　陳天　吳素素
編劇　張惠民
導演　陳天
攝影　湯劍廷

百齡機

百發百中

以上諸病服百齡機。百發百中。

飲量不旺。大便不通。產後不健。經水不調。血虧面黃。腎虧腰痛。陰虧遺精。神虧失眠。

大瓶……二元　每打廿元
小瓶……一元　每打十元

上海愛多亞路九福公司發行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血淚碑

導演兼編劇　鄭正秋

主演
丁子明　王獻齋　阮玲玉　鄭逸生

九月十一日起在中央大戲院開映

漢鍋製罐廠

本廠專做糖菓餅干聽頭食物以及各種香煙一切印花罐頭各公司廠號惠定各種印花罐頭請逕來本廠接洽爲荷

在上海北火車站愛而近路富慶里

友聯影片公司出品
武俠滑稽名片

山東響馬

監製　陳鏗然
導演　葉仁甫
主演　鄭超凡　徐琴芳　葉仁甫　夢生　王楚琴

現在各大戲院開映

請用最優美之

月裏嫦娥牌

牙粉及各種化粧品

上海老北門永和實業公司出品

請飲國貨

益利汽水

華商益利汽水公司啟

發行所　華德路八十三號
電話　北一三九●一四一〇

朱玉蟬女士鬻畫潤例

（中堂）三尺五元　四尺六元
人物花卉翎毛走獸任憑點綴山水加半
（屏幅）照中堂例六折
（冊頁扇面）均兩元
先潤後繪五日取件
收件處　上海二馬路大舞臺東首文煥印刷所及各大牋舖

小閒話

（陸士諤）

廣東方葉萬君、久客漢口、因事操勞奔走、加以環境壓迫、遂致狂吐鮮血、又病身熱惡風、在漢求醫、中西[illegible]藥遍嘗、絕無少效、因來滬延余診[illegible]、寓北四川路橫浜橋克明路[illegible]十七號、兩脈弦浮、胸悶如壓[illegible]血猶不止、余先與清熱破瘀、以[illegible]石川軍炭爲主、荊防爲佐、一劑血[illegible]止、更方再與理中開胃、胃氣旺[illegible]熱始退、[illegible]寓調理、更方四五次、飲食已如常矣、

南市花衣街何姓婦、經行忽阻、特一病、脘腹皆脹、腹中有痞塊、腰酸欲折、夜不能眠、西醫斷爲子宮病、而迭服藥水、病反日增、乃舍西就中、來滬求治、余曰、此肝鬱氣滯也、先命化服蘇合香丸、再以仲景鱉甲煎丸令飯前吞服、方以逍遙散加桃仁紅花鬱金延胡、服後脘腹之痛若失、痞亦漸小、惟夜眠仍不甚安、腰痠仍未見減、更方與旋覆代赭石茯神佛手紅花白芍杜仲鱉甲煎丸、服已[illegible]腰痠甚夜眠安、惟痞塊未盡消耳、

內科　陸士諤

診例
（診金）門診二元　出診英租界大元　遠則遞加　號金加一　拔號加倍　通函論症四元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英租界跑馬廳[illegible]

金鼠牌香煙

烟絲金黃　烟味馨芳

中國華成煙草公司

請吸

東南牌香煙

法租界南朱家橋泰和里
中國大東南煙草公司

請吸

中山牌香烟

信仰孫總理者不可不吸

三興烟草公司
法租界蓬萊路法興里

請吸

月兎牌香烟

中國美利烟草公司
唐家灣

王誠守啟事

鄙人每日下午七時至十時在愛多亞路甯商總會樓上王榮初牙醫生處友好有事接洽請於彼時惠臨

德醫博士江逢治監製

專治肺癆藥水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半
百補強身血　每瓶一元二角
潤肺咳嗽藥水　大瓶一元　小瓶六角
瘋濕骨痛藥水　每瓶一元八角
糖衣白濁丸　小瓶五角

江逢治化學公司製藥敬

上海四川路A一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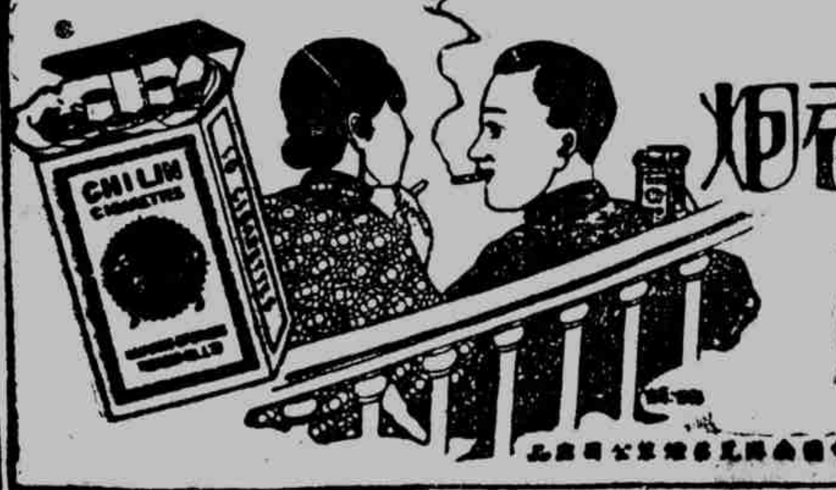
新世界西跑馬廳對面

匯芳日夜照相館

電話中央二四四四號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品質精良　氣味芬芳　國產愛國　請速購嘗

中國金麒麟香烟公司出品

古裝香艷巨片

紅樓夢

主演　陸美玲　陳一棠　嚴月閒

監製　朱錫年
導演　程樹仁
攝影　周克
置景　王玉書
繪題　甘亞子
攝校　印持
演　公

孔雀電影公司出品
上海新閘路一百十六號

名滿天下

上海四馬路　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病毒皮膚瘡癬毒瘡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瘡瘍外發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內服外搽

六零六

哈士蘭

外搽的
治梅毒濕瘡癘爛及一切皮膚瘡毒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六角二角

張嘉記紙盒廠

本廠專製各種紙盒裁劃蛋格書面代造瓦輪紙襯彙印中西文字印刷等類出貨迅速定期不誤

廠址　上海虹口四川路下卡子橋九狄思威路百二十三號至二十四號
電話　北四六七五

跑馬廳

寶隆藥房啟事

本藥房除經售各國家用良藥及藥片藥丸藥膏藥水暨各種最優等化粧用品外復爲便利病家起見特聘滬上名西醫麗京周君　競芳女士等常川駐敝藥房候診敝省病家[illegible]可立時配方[illegible]緩也

地址　靜安寺路[illegible]克路西卡德[illegible]
電話　西三一二三

上海城內凝和路一號

滬積良藥

DALIGAN

巨裡乾

培麟生博士
發明

果靈公司製

每打十元　每瓶一元

樣品函索附郵六分

朱大可書例

中堂　三四尺四元　五尺六元　六尺捌元
屏條　三四尺二元　五六尺三元
對聯　三四尺三元　五六尺四元
橫幅　全幅全堂
扇面　二元
神書　每字二尺以內二元　大則酌加
字幅全屏條
篆隸加倍　金箋加倍　劣紙不書　墨費一成　潤資先惠　約日取件
丙寅年四月一日訂
收件處　本報社及各大牋扇莊

化痰止咳　助肺呼吸

香膠

每盒五角　每打五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

女界寶

婦女　調經　種子

每瓶一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孫軍敗北之原因
（英俊）

昨晤國民革命軍鐵甲司令蔣也戉君、談及孫軍渡江襲擊失敗事甚詳、蔣君曾親歷戰地、所言自屬可信、蔣君云、孫逆因探悉第一軍調赴杭州、南京兵力單薄、特調重兵五萬餘人、於二十五日拂曉乘大船數百艘、偷渡過江、並由英日軍艦掩護而過、進抵龍潭後、同時又將滬甯路鐵軌毀損五段、以阻國民革命軍之遣調、其用心不謂不很、後李白總指揮在錫、立刻由路局將安亭等處鐵軌修好、在杭州之第一軍、數小時內即調赴鎮江作戰、寶方第七軍亦以勇猛聞、是役亦由南京開赴龍潭夾攻、大軍雲集、孫軍大駭、鐵甲車亦開往衝鋒、敵人背城借一、拚命抗戰、彼此在一百咪達血肉相搏、屍橫枕藉、戰至一日夜後、敵始降服、迨革命軍佔領龍潭後、孫軍始繳械、共繳到步槍兩萬餘枝、段承澤適已在火線上斃斃、上官雲相李寶章當場拿獲、解送南京軍事委員會判決槍斃、李寶章係一斷臂軍官、今竟伏法、亦其自投羅網也、至孫軍此次所以全軍覆沒、片甲不留者、其重要有三、（一）背水而戰極爲危險、過江後又爲海軍軍艦在江中隔斷、於是陷於絕地、（二）龍潭一帶是山、困守其內、子彈糧食俱不能接濟、不得不坐以待斃、（三）龍潭一帶田地、均在積水中、行走時非常滑滑、軍隊在水泥中、寸步難移、作戰能力、完全失却、有此三大原因、於是孫軍乃一敗塗地矣、

承審官遁記
（肯子）

滬上有某律師者、瘦腰佼畸、而腰貫不獲、且風頭甚健、蓋亦律師界中之著名人物也、老教員日長浦東某縣之後、與有同宗之雅、請之爲承審員、先是有土豪號某者、十數年來、作惡多端、國民革命軍抵縣之後、經人告發、拘押縣中、前任縣長、令以五竿、指入縣者、作爲車餉、更以二竿、指之地方中八檔慎、號某難之、揚言者以八千、用之曲東、竟以八十、用之上海、數日而後、滬當局竟令解滬核辦、亦可見號某之神通廣大矣、惟解滬之後、未及核辦、而將總司令下野、滬當局更動、號某亦解回原縣、此時地方人士、以新任承審既爲律師出身、必能執法如山、轟轟烈烈、作大快人心之舉、然經某律師審訊之後、即將號某交保釋放、輿論因之大譁、而縣黨部尤甚、伺隙即[illegible]者、已非一日矣、一日、某律師之第三夫人、翩然戾止、某律師迎之於逆旅之中、逆旅主婦解人也、知承審嗜烟、進之以阿芙蓉、知夫人能牌、伴之以打麻雀、一室之中、牌聲煙聲、雜然並作、事爲於外、即爲縣黨部所知、好事者、立詣公安局、報告某旅館某房間、男女混雜、聚賭吸煙、而不言男者何人、女者何人、公安局長得報、即派警長率領警士、按址捕捉、則固一局賭而一榻煙也、惟警長於男者、審爲承審、於女者雖未知爲誰何、但爲承審一起、則其來頭、當亦不小、遂未下手、但問各人姓名、記之而去、結果、則罰逆旅十金了事、縣黨部至是大憤、先則蜂擁至公安局、要求法辦、繼又蜂擁至縣公署、羣相詰問、某律師知事不妙、則於是夜挾其夫人、遁歸海上、大約仍將理其律師舊業、不復再回承審任也、

何應欽拒絕車捐照
（阿鳳）

車照捐、地方收入之公款也、凡居住於一地方而以車代步者、皆須照納、決不能以某項名義、需索免費車照、致減少公款之收入、而影響於地方公共事業之經費、往者、地方士紳與長官、工巡捐局皆按月致送派司、丁文江督辦淞滬時、雖有示令停止致送、而迄丁離任終未實行、及孫軍[illegible]、此弊遂革、然租界之工部局、則仍致送如常也、此次革命軍[illegible]應欽氏、以新置汽車一輛、託友往捐車照、車務處西人以何氏爲國府要人、返其捐款、簽二六六九免票照與之、[illegible]堅拒不受、曰誰願受優待之小惠者、[illegible]終納捐攜照去、

□本報記者阿鳳

記陸行遜

文學界亦勢利之場哉、爲人作傳記墓誌、必擇其人之有科名勛業者、爲之侍飾標榜、若其人身不登仕籍、則雖有可稱、絕不之顧、此非讀言也、試翻名家文集、其肯傳庸言庸行者幾人、吾敢決其絕無而僅有、所滿紙紀錄者、盡科名勳業語耳、然則吾何以傳陸行遜、曰吾非古文名家也、以非古文名家之筆、傳素無科名勳業之陸行遜、則人與文亦銖兩悉稱矣、案、行遜吳人、原名杏生、後改今名、業報販垂五十年、及其既死、凡中日卓卓可傳之行誼、如創設販報茶會、提倡捐資公所、以及舉辦慈善各事、中新諸報、詳載靡遺、無容贅述、而予之所欲言者、則以日覩陸君經營報務、至老不衰也、曾記數年前、予亦曾在報界作嫁衣之依人、時因齊盧戰爭、南市戒嚴、編輯既竟、雖欲賦陶淵明之歸去來辭、而在事實上、竟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於是坐以待旦、旦方既白、報販麕集、輒見陸君手提鈔囊、（行囊之盛有錢鈔、可倚肩上者、）後隨夥友、得得而來、出入於望平街三馬路之間、爲狀甚忙、蓋日方知其每晨如是焉、厥後戰事既畢、在望平街早上作袖手觀之吾、既於午夜回家、不復見此、然每晨八時左右、輒遇陸君於中華路上、手提牛肉、含笑而來、一見輒高聲見喚、直待入和藹、故喜來迎入也、又吾家所閱報紙、亦爲陸君經理、平日由夥友分送、收費則君自來、來後留與閒談、輒多諧語、有時且酒氣撲人、蓋雅好杯中物云、（潁川秋水）

□如是我聞□（秋）

黃文農、魯少飛、褚保衡、三藝術股長、自政治訓練部解散後、即各挾一小妹妹歸、黃所挾者名英明、魯所挾者周文英、褚所挾者李麗娜、論年妾、魯之周可居其首、論治家、則當推黃之英明云、

〔伏虎山之一〕

倚虹樓筵
（鳳影）

前晚申新時三報館、各接得一尤姓者之請帖、約於翌晚六時在倚虹樓宴敘、各報記者以不知尤爲何許人、惟既有請帖請吃夜飯、各記者當亦樂得前往叨擾也、至則主人已先在、年約四十餘歲、舉止有些[illegible]、客到齊後、主人不請客吃飯、而先向來賓作奇怪之談話、尤某云、我是孫中山的唯一信徒、孫總理逝世時、曾有遺囑佈告天下、說我是他的第一得意之人、即爲的是我云、我去年到廣東、居然發現一位與我同姓同名之人、將我的英名佔去、而且廣東人祇歡迎此假的尤某、而不歡迎我眞的尤某、實令人可氣可恨、要知要人出世必有驚天動地之異跡、[illegible]初二三天橋地動、各記者聽到這裏、曉得遇着了神經病朋友、[illegible]客、決無好散場、於是各人拿了帽子、倉皇逃席、[illegible]謂怪物矣、而各記者[illegible]時間與車資、亦可謂冤矣、

商界名人小誌
〔梅花館主〕

□趙靜霞女士

□方椒伯　方君寗波人、南市通商銀行行長、曾任總商會副會長、並代理會長、爲人極機警、而待人則和藹可親、香煙癖極大、日非兩匣不足癮、左右手大食中二指、日受煙氣燻炙、黝黑如塗漆、向吸外貨茄力克、他煙不能上口、試之則咳嗽頻頻、涕淚縱橫、自五卅慘案發生、方君以急於公憤、即易吸白金龍、方君書法甚佳、文字亦楚楚可觀、其文牘朱自行君、爲海上名篆刻家、（朱君書法亦精、篆隸尤佳、）方君在報上及各種書籍發表之題詞、皆出朱君手筆、賓主相處歡然、始終無間言、讀者謂非朱君之賢、不足以邀方君之青睞、然非方君、亦不足以羈朱君之久留、海上傳爲佳話、方君尙有特別技能、即閉目能辨香煙之種類是也、六年某日、余過方君於銀行公會、向其問[illegible]否、方君點首稱是、余出香煙五、請其實驗、方君即緊閉雙目、一一嘗試一過、曰、何者爲何煙、何者爲國貨或非國貨、一一答報、錙毫不爽、見者咸爲之咋舌不已、

□元益與華新　初與滙合擬打倒其他一切製版公司、繼則分裂、元益方面低減價格、以與華新作競爭、

□滙豐買辦[illegible]　選入滙豐一層後、近復倔用雄糾糾氣昂昂者二人、作爲保鏢、

袁製骨痛精

主治

本藥精能祛風散寒去濕解毒除痰止痛消腫舒筋和血助胃消化專治風濕骨痛　筋骨酸痛
手足拘攣　筋絡牽痛　寒濕凝筋　偏正頭風　邪氣浸淫
鶴膝風痛　肩背腰痛　半身不遂　行動不便及一切筋骨疼痛
石岡效者服之全愈行動如常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濟華堂藥房發行　分設鎮江又新街口　蘇州石路中市

每瓶一元郵費加一

杭垣軍官戕殺案
（措存自杭寄）

自國軍底定東南後、前方進行北伐、後方撲滅共黨、雷厲風行、不遺餘力、[illegible]凡共黨破獲後、一旦乘坐汽車、則死亡立至、蓋國軍處置死犯、並不若往昔軍閥時代之鋪張揚厲、率領隊伍、荷槍實彈、以防人劫奪因犯然也、

前日武林清波門外、忽來紅色汽車一輛、車停、躍下形似軍官者三人、並綁一同樣者下、未及數武、一人遽出槍擬櫓向被綁者腦後猛射一下、該人即頭破腦裂而死、三人見事畢、仍登車去、後經人報知檢廳、搜其身畔、獲共黨信件、女子照片一幀、髮作鴨屁股式、毫無動人處、檢察官以未悉死者姓名、兇司案件致死、祇得照普通無名男尸辦理、拍照棺殮了事、

事後杭地報紙雖紛紛說載其事、然俱略而不詳、後經記者多方探詢、始悉死者與其他三人、都係黃埔畢業生、國軍克復武漢後、死者即投身共黨、近忽間道來杭、有所活動、並訪三人、三人知其詭謀、陽與交接、間即向杭餘汽車公司租賃汽車一輛、詭言出外兜風、死者毫不生疑、欣然從之、及抵清波門、遂被擊斃、尙有一說、則謂死者此次被擊、全爲醋海而起、該劇主角、即死者懷中所藏照片之女子、因二人相約於花好月圓時、擧行婚禮於西子湖頭、詎彼對方

□贈秀英
（月旦）

秀英隸大世界舞芳台、歌聲堪首屈一指、而所歌四郎探母一齣、尤爲得未曾有、昨北洋老人頌其唱此、聽之殊爲滿意、爰贈以一絕、

秀色由來最可餐、英聲更覺世間難、繞梁三日餘音在、恍似朝陽有鳳鸞、

阮郵八景
（續）（雙園）

高於梧葉翠於槐、一里清陰倚石栽、曾特晚間窺雞影、午風曾送鳴人來、（嘉樹庇道）

哈同路左右、爲靜安寺路孔道、沿路植樹、約一里許、夏間濃綠如蓋、旁儷家毎席地小憩、若身入其境、不覺髯眉俱綠矣、夕曛欲下時、每有少年新偶、聯臂徜徉、較之廠托兜風、別有雅趣、

短牆曲折矮籬斜、萬紫千紅總是花、始信東來腰脚弱、板橋石磴屢迴車、（名花餘圃）

靜安寺路、以愛儷園最鉅、園圍短牆、上綴以籬、園外人皆得見之、其園址包哈同路之左、直至福煦路、其右則西摩路矣、余寓西十三載、往此步行一周、繼則用車、今並板橋石磴、欲下車時、亦恐蹉跌、殊負名園也、福煦路有周家花園、亦極精雅、爲四明周氏湘雲所有、（未完）

三三離婚卦 坤下離上
（斐園）

離婚、婦人吉、丈夫凶、

象曰、婚以求合也、旣合而離、其志不同也、婦人吉、得黃金也、丈夫凶、不見其妻、喪其資斧也、

象曰、火在地上、離婚、君子謂地道昌、妻艷煬、

初九、家人嗃嗃、吝、

象曰、初九、陽未煖也、家人嗃嗃、離婚之兆也、

六二、歸妹愆期、漣如、

象曰、歸妹愆期、別有所圖也、漣如、先號咷也、

九三、丈人吉、无不利、

象曰、丈人之吉、所以調和也、无不利、志不在離婚也、

六四、師出以律、訟、

象曰、師出以律、爲庭費也、訟、離婚之結果也、

六五、男女相說以解、利有攸往、

象曰、相說以解、律師之義務也、利有攸往、各得自由也、上六、悔亡、

象曰、金盡色衰、是以悔也、

□明星丁子明

□如是我聞□

蠟燭影片公司、第一片預備已久、今始開攝、劇名「三世奇聞」、外景則用御格蘭蒲氏別墅處甚多、內景佈置、非常精美、情節之奇、尤在國產影片界別開生面、將來此片一出、必成爲影片界一新紀元無疑、（檀香）

白金龍家庭糾葛補記
〔西狩客〕

金鋼鑽紀白金龍家庭糾葛綦詳、以事之未解決也、不得不有待於續探、今則此事已告一段落矣、爰再濡筆紀之、以卒吾篇、

白金龍既出走、白天相始固怫然、終亦恍然、知父子之間、亦終非壓力所能強制、而中秋將近、節債逼人、勢不能不將乃郎乃媳出、設法維持、於是遂挽專爲留界作和事老之孫君、出而調停、會事有湊巧、某舞台主沈某、欲趁於中秋前開鑼、亦託孫邀白金龍、孫既負此兩重之使命、遂於十二日往見江一平律師、一經磋商、某舞台事、當然不成問題、至於白氏父子方面、分居及搭班自主、白天相已一一承認、金龍乃自願在每月包銀中、提出兩成、奉父母爲甘旨、至於債務問題、再行酌量辦理、惟此後白金龍處之銀錢出入、須經本人蓋章簽字、方生效力、事旣談妥、一場風波、即此告終結矣、

白金龍已於日昨在某舞台登台、先收定洋千元、四百爲現金、六百爲期票、白分現金之半奉乃翁、俾爲過節之資、白天相之得安然過節、不能不念調停人奔走之功矣、

白於初三日出走、當晚即寓文監師路華商別墅九號、易姓爲田、至今尙未更動、某報謂其寓居新新旅館及海寗路某處、皆揣測之談也、

尙有一趣事、可附帶爲讀者告、十二日孫君在江一平律師處談妥後、當日即囑某舞台將廣告發出、自以爲可無事矣、不意是晚八時許、白天相至孫之寓所、忽靈背前議、提出條件甚苛、使調停者竟無從措置、孫雖年逾知命、而性殊卞急、與天相爭辯良久、心中又氣又急、忽然暈厥於地、不省人事、於是孫之妻兒老幼、將大門關閉、扭住白天相不放、謂孫若不測、則當碎割天相以償命、一時天相駭得面色如土、魂飛天外、孫暈厥可二小時、始悠然而甦、天相乃觳觫至床前、引手自摑其頰、謂頃所言者皆放屁、請照原有、以後一切請孫作主、決無異議云云、孫氣始平、天相乃鼠竄而歸、故此事之卒能解決、不可謂非孫君一厥之力也、

□弦與絃
（不平）

鸞血煎膠可續。弓弩琴瑟之弦。出東方異記。博徵杜老詩篇。東方朔十洲記、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以膠續之如故、晉人筆記、亦每見之、假續膠本指弓弩言也、又杜甫詩、煎膠續弦奇自見、亦作弦不作絃、二字本來通用。草書未必無徵。何用拋弓去矢。強來牽絲撥藤。二詩中仄欠調、讀者幸勿挑剔、否則弦絃問題未了、又將鬧出平仄問題矣、

車表
（雁）

車號	車主
6163	白崇禧
1673	宋子文
1669	何應欽
8885	張靜江
3100	張靜江
3078	[illegible]文

龍潭歸客譚
（嘻嘻上人）

余友王君、供職某部、月圓時候、爲其婚期、乃於月朔乘車返滬、爾時適孫軍渡江、各崤棲霞、車抵龍潭、忽報前車與鐵甲車相撞、倒臥軌上、電止、不復前進、搭客紛紛下車、各投逆旅棲息、王君恐誤婚期、焦灼殊甚、會有一客、狀類學子、亦彷徨道左、似有急事不能須臾留者、因就與語、則母病方革、急於歸省也、遂偕之同行、龍潭多山、自十[illegible]、跋涉數十里、山道迴旋、[illegible]未遑、陳疲態、行行抵一小村落、見一婦懷兒哺乳、坐籬畔納涼、內趨求飯宿、炮聲密密、震耳欲聾、飢渴交併、婦謂男子方赴東陽鎮、不敢擅作主張、王等乃求婦以稍沾歉、婦爲報可、時男子施施自外來、婦代爲言、男子殊謙和、命婦煮水飲王等、並謂余家米甕適罄、須赴鎮市采米、東陽本一小市集、日前爲孫軍所擄一度、存米俱被擄去、（完）